



美人

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

作品成为美国哈佛、康奈尔、哥伦比亚等大学及日本东京中央大学、国学院大学的文学教材

如果要我说出谁是中国最好的作家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說：「残雪。」

The work of Can Xue

残雪 著

——[美]苏珊·桑塔格

美人
残雪 著



BEAUT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人/残雪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9.5

ISBN 978-7-80765-081-2

I. 美… II. 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7936 号.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16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15.75
本社网址	www.hnwybs.cn	字数	236000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版次	2009年5月第1版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印次	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纸张规格	720毫米×1005毫米	定价	24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Author-----

残雪，原名邓小华，生于湖南长沙，现居北京。

1985年首次发表小说，至今已有400万字作品，被国际文学界认为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，也是作品在国外被翻译、出版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。其作品在美国、日本等国多次入选世界优秀小说选集。代表作有《苍老的浮云》、《痕》、《长发的遭遇》、《五香街》、《最后的情人》等。

作者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化创作风格的作家，她着眼于深层的精神世界，不断开拓和挖掘，在中国文学界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。她文章里的每一个字，犹如一颗子弹，击中你的痛处！

残雪展示给读者的是一个抽象的世界,这个世界深刻地触及了人类的痛苦,它是隐秘的、晦涩的、阴沉的、迷茫的、无助的,也是暴力的、残酷的,潜伏在沉重的肉身之中。人类的各种欲望随时随地穿透肉体的裂缝,喷薄而出。

《美人》有十四个梦。有对影子、父亲、在异乡彷徨的疏离感,有对朋友的逝去和弱者的生存的哀思,有隐藏在华丽外表下的肮脏或者阴暗,还有对精神的回归的寻找以及人的渺小的展示。

在这些支离破碎的梦境之中,残雪始终与自己的心灵保持最真诚的对话。

——《青年文学》杂志执行副主编 唐朝晖

残雪用文字统治的世界,是一个梦中的世界:窸窣窄窄的动静,不绝如缕的悲泣声,角落中黑色的熟悉又陌生的背影,斜过来的毫无善意的眼刀,通身的寒意和恐惧。人被悬置在一个凭借后天培养出的理性无法解释的世界里。本能地排斥侵入者,相互刺探,生活在死亡的预期和应验中,幽灵行走在夜色深处。陌生人突兀出现,逃离的渴望,冷冽的兽在追猎,奔跑的人一无所获。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,所有外来的价值判断都遭到了疯狂的抨击。离开故乡的人只能死在异乡。

文字中蒸腾盘亘着狞厉蜇人的寒气。

人活着需要一些源头活水,而长久且琐碎生活中的沉溺,会让人忘了什么是自己需要的。人需要一些让自己活得更惬意的由头。喘息的罅隙,有力的思想,模模糊糊的念头,絮絮叨叨的言说,偏执甚至歇斯底里的对抗,莫名其妙的死亡,这是一些让人觉得活得更加踏实的东西。

001 雪罗汉

林小丫从黑黑的窗口伸出她小小的头,对着我大喊:“喂!”她的声音传到我的半截身子上,便有奇异的波涛从我脚底往上升。我感到酥麻,感到有激流在我腹腔里回旋。

008 美人

她的歌声同蓝色的烟一道在空中回旋。我的脑袋变得轻飘飘的,恍恍惚惚中有种身在异地的感觉。我用手在空中抓了一把,展开一看,一些鳞片躺在我的掌心。

018 末世爱情

人在尝试适合自己的性交位置之际,有庄严的念头支配着他的行动。

040 医院里的玫瑰花

女孩悄悄地将一节软绵绵冷冰冰的东西塞到我手里,要我抓住,我慌乱地扔开那东西,拼命甩手,我感到有液体沾在手上了。

044 红叶

他闭上眼,又看到了那片红叶,红叶的边缘变厚了,充满了奇异的肉感。辜老师感到自己的头颅里有个东西一闪一闪的。

053 石桌

那一天我沉默寡言,坐在水塘边看那些蚊子,感觉到体内的生命已经被冻结了似的。

目录 contents



山火

068

周围有很浓的煤油味,大概是刚才那盏马灯里面溅出来煤油散发出来的,毛米一闻到这个味儿就回想起死去的亲人。不知怎么,他心里并不悲伤,只是觉得很空虚。

二麻进城

078

麻哥儿又闻到了自己衣服里面散发出来的酸臭味,这臭味再次让他感到安心,多么奇怪,他一边走一边倾听,竟然有种陶醉的感觉了。

小潮

102

当他同自己的瞌睡搏斗时,爹爹常常会一掌打在他的脸上,让他获得短暂的清醒。

月光之舞

113

我一边耕地一边梦见石窟里的狮子,总是那张无比巨大的脸,银白色的鬃毛发出太阳一样的光,刺得我眼睛睁不开。有谁在我耳边抱怨说:“我不能动。”

送煤工

121

送煤工的目光是昏暗的,动作是僵硬的,他们的声音,总像被什么东西阻隔在喉咙里,“咕噜咕噜”地吐不清晰。他们身上散发出浓烈的汗味,那是同太阳交合之后的沉积物。

茅街的长延和他姑妈的通信

125

姑妈,我心里有一个空洞,我说不上来那是怎么回事。我在河边走的时候,那种感觉就会上来,我就像掉进一个洞里去了一样,所有围绕我的事物全都化解了,无影无踪了。

矿区的维克

162

他在黎明前入梦之际感到了山的疼痛……他站起来时头就晕起来了,是那种眩晕,天和山绕着他旋转,他仰身倒下,像被钉在了地上一样。他听到远远的地方有谁在叫他的名字,那声音很熟,可就是想不起是谁。

原来他的左边脸上有一个巨大的瘤子，将嘴和鼻子都扯到了一边。那瘤子红得发紫，上面居然还穿着一铜环，有脓从那穿环的洞眼里流出来。该死的，他身上有这么重的毒，却一心想着帮动物们消毒！人啊人，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他们。

那时我还没有思想。午后下了一场大雪，我还隐藏在一尺深的雪花里头。我的右边有一栋土砖房，里头住着一家外地人。雪停后，小女孩从屋里走出来。她穿着套鞋，拿着一把铲，她的脸上有许多雀斑，大约十二岁。

天空变得昏暗起来时，我已经有了腿和一半身躯。小姑娘（她叫林小丫）扔下铲子和冰刀，回屋里吃饭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周围那些小屋的窗都亮起了油灯，显得暖洋洋的。唯独林小丫家的窗户还是黑的，林小丫从黑黑的窗口伸出她小小的头，对着我大喊：“喂！”她的声音传到我的半截身子上，便有奇异的波涛从我脚底往上升。我感到酥麻，感到有激流在我腹腔里回旋。

我的情绪在夜里时而高涨时而低落。低落的时候，我就感到自己瓦解了，重又回到了我脚下的那些雪花当中。我们有很多很多成员挤在一起，由于从那些小屋里传过来的地热，我们中的很多成员在白天失去了晶体形状，夜里温度再次下降，它们就成了板结的冰层。当它们失去形状时，我听到了它们那细小的哭声。多么凄惨的哭声，原先它们是花，后来却在无奈中融化了。当那只小黄狗向着我狂吠时，我的情绪就开始高涨，我的腿和我的半截身子都有了饱满的感觉，我甚至想象出了还不存在

雪罗汉



的大脑、脸，还有胸腔。不过这些想象都是一瞬间一瞬间的，当画面消失后，我就再也想不起来了。小黄狗叫累了就进屋去了，它是林小丫的小狗。我看见（我不能用眼睛看，我用身体看）林小丫家的窗户还是黑的，他们一家大概是性情阴沉的人吧。我这样想的时候，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思想。我的思想是从脚跟那里升上来的。嘿，林小丫，你在那里干什么？又下雪了，你的冰刀要被雪埋住了！

林小丫听不见我的思想，所以她就没有再伸出头来对我说话。这是什么样的夜啊，天空阴惨惨的，我的同胞们悄无声息地落到地上，有一个黑影在空中绕圈子，难道是鹰？鹰的目标难道是我？我想继续我的思考，但我什么都想不出来，也许，同胞们的沉默在遏制我的思考。我有那么多的同胞，他们在这个死寂的夜里缓缓地落到地上。如果不是小屋里的油灯射出那些微弱的光，你简直就感觉不到我的同胞们从天而降的运动。那些已经坠地的弟兄们陷入了永恒的沉默。因为林小丫的举动，我不再属于这些沉默的同胞了。当然，我也同下面那些板结层的同胞们一样，失去了晶体的形状，可我又和它们不同，我里面喧嚣得厉害，我清楚地感到自己有了新的形状——比如这细细的腿，比如这两只大脚。林小丫是那种有心事的小女孩，别人塑雪罗汉很少塑出两条腿和两只脚板，可她却将我塑成这种样子了。这一来，我感到自己重心不稳，一直在左啊右啊左啊右啊地晃动。不过习惯了倒也好，我大概是在通过晃动聚集力量吧。聚集力量干什么？我又想不下去了。那黑影朝我扎下来，还好，并没扎到我身上，只是那股旋风夹带的雪花落到了我未完成的腰部的平面上。它很快就飞得不见踪影了，它不是鹰，是一匹长长的黑布。我记得那些黑布，很久以前它们都被挂在树枝上。

黎明前一段时间最难熬。雪花将我的两只脚全部盖住了，这些沉默的同胞在固执地向我暗示着一件事，而我，忘记了那件事。当我用力回忆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不到自己的膝盖以下的部分了。我觉得自己没有脚了，这可真糟糕！更糟的是，我对自己大腿和腹部的感觉也是时有时无。我的腹部是踏踏实实的，但我一直感到这是一个真空的腹腔，我的感觉受记忆的影响。现在这个腹腔变得很微妙，我无法确定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，它有点类似于那匹黑布刮起的旋风。那么，我变成一股风了吗？

林小丫在黑屋里用很快的语速说话,她的语气有点凶,她在反驳什么人。我忐忑不安地想:她会完成她的工作吗?要知道我还缺半截身子呢。面对这栋黑黑的小屋,听着林小丫绝望的恶言恶语,我突然有点悲伤。这家人不点灯的人家,对于林小丫有着什么样的压迫?是因为那压迫,小女孩才将我做出来了吗?我记得我是很久以前就存在了,但我没有形状。我一会儿是雨,一会儿是雪,一会儿是枯叶,一会儿是屋顶上的瓦片,一会儿又是锯木屑,沙粒或煤。当我是雪的时候,林小丫就让我成形了。昨天(现在东方有点发白了,可以说是昨天了)下午她拿着铲子和冰刀走出来的时候,我激动得要从地上跳起来了。我的某些部分真的跳了几跳,不知道她注意到了没有。后来她将我铲成一堆时,我也一直主动往那铲子上跳。

很快我就失去了原来的晶体形状,我被挤压,被拍紧了。林小丫将我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,她随随便便地信手做这项工作。也许她在心里想:要有腿。于是我就有了腿和脚,我的腿和脚令我重心不稳,同别的雪罗汉很不相同。我忘了说,我的身躯特别大,现在才完成一半,就好像要将我的两条细腿压断了。唉,林小丫,意志顽强的小女孩,多么招人爱啊。

在她工作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父亲出来过一次。那男人戴着一顶黑色的棉帽子,目光诡异。我感到这家伙眼里的寒光从我腿上扫过。

“小丫,你不要将他太当一回事啊!”男人吆喝了一声。

说起话来这么卑鄙直露的人我还从来没见过呢。林小丫连声答应着,似乎对她的父亲言听计从。林小丫是不是将我当一回事呢?关于这一点我不是很清楚。我记得每年雪地里都有很多人忙着塑罗汉,那些罗汉都没有腿,人们认为罗汉穿着袍子,就看不见腿了。可是林小丫,一上来就塑我的双腿,忙乎了半天,将我的腿削得那么细,还一刀一刀地割出两只赤脚来。当时我真害怕,我怕自己以后被上面的身躯压垮。她是想让我压垮而将我塑成这种样子的吗?大风吹起来时,我的细腿发出“格格”的响声,它们可经受了考验。

此时周围那些小屋里的人都在熟睡,林小丫却站在门口了。她在看我,她显得细小无助。但我知道她只是看起来细小无助。她过来了,弯下腰,徒手从雪里头刨出铲子和冰刀。突然,在我还未来得及意识到的情况下,她举起铁铲摧垮了我。我还没能结成坚实的固体就碎掉了。她发狂地将我砸碎。这个瘦

小的女孩居然有那么大的力量。她的父亲在黑洞洞的窗户那里隔着玻璃对她说：“小丫，你干得好啊！”

林小丫还在发狂，她在干什么？哈，她的动作如闪电般快，她又神速地将我塑出来了！我基本上还是原来那个样子：细细的腿，比以前更细，又大又重的身躯，很宽的肩膀，很粗的脖子。她没有塑我的头就拖着铲子进屋去了。

天大亮了，天还是有些阴沉，也许还要落雪吧。我想着落下的那些雪花。有一点是明确了，这就是我不会在它们当中了。我成了无头的雪罗汉。我右边的小屋里有人在睡梦中哭泣，不知怎么，我觉得他（她）是为我而伤心，因为我没有脑袋，因为林小丫不打算为我塑一个脑袋了。又一阵旋风吹来，我的新腿抖得厉害，然而我终究站住了。这给我一种感觉，我觉得自己无论在什么样的暴风中都可以站稳。当我感觉到这一点时，我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了。嘿，有脚是多么好，脚以微妙的方式同大地相连，于是身体就更像身体了，对吗？哭声更响了，因为旁边那些小屋里也有人在哭。我很想对他们说，没有什么值得伤心的，可是我没有嘴，当然就说不出来。于是我就愤怒了。

当我愤怒的时候，我的胸腔（我固执地认为那里头也是空的）和我的腹腔里面就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一样。那是什么呢？也许小屋里头的人知道？

林小丫和她父亲出来了，两人都戴着棉帽，将双手插在棉衣口袋里。难道他俩从来不睡觉？他们眼睛看着雪地，绕着我走了一圈又一圈，他们的脚步在我的周围踏出了一个圆。他们大概只是在想自己的心事，那些心事我是摸不透的。看来，林小丫是根本不打算再为我塑一个头了。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

“从前，你祖母老坐在这院子里绣花，她绣出的蝴蝶一只又一只地从她的绷子上飞走了。无影无踪。”那父亲开口了。

“真想看看那些蝴蝶啊。”林小丫叹道。

林小丫叹息的时候，脸上显出迷茫的表情，这使她有点像我记忆中的成熟的年轻女子。也许这两个人都在竭力想象祖母的蝴蝶吧，反正这时，我听到了微弱的翅膀扇动空气的声音，那种沙沙沙的声音，比雪花飘荡的声音略微大一些。可是空中并没有蝶。这种天气，蝶是会冻死的吧。林小丫半张着嘴，脸上像老年妇女一样布满了悲苦的皱纹。她的背都好像有些驼了，我认不出她了。那位父亲也在倾听，他那紧绷绷的脸略为放松了，我觉得他沉入了回忆的黑洞

之中。也许在那阴沉沉的黑屋里经历了彻夜的焦虑之后,父亲才记起了先辈绣出的蝴蝶吧。那么我,会不会是林小丫和她爹爹合谋的产物?

我突然发现,那些小屋里的人们都出来站在门口了,他们全伸着脖子朝我这边看呢。难道真有蝴蝶,他们都看见了?真是怪事。也许这些人夜里点着灯睡觉(也许并没有睡,像林家父女一样在想些离奇的事),到了白天,他们的眼睛就看得见那些无形的事物了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是在看我,他们看见了我肩膀上的那个不存在的头。多么可怕啊。一瞬间,我感到自己的视力又加强了,尤其在脚跟那个部分。我看到人们站在薄薄的地壳上,下面是巨大黑暗的空洞,每当他们当中某个人说一句话或跺一跺脚,无底空洞中就显示出微弱的闪电。我于是期待林小丫说话,我想看看她的电流是什么形式。可是这个林小丫变成了老年妇女,沉默而颓唐,像被什么东西压垮了一样。那位父亲更是好像已经不存在了一样,我简直怀疑他那黑棉袍里头是否还有完整的躯体。

“爹爹,我们走到哪里了啊?”林小丫问她父亲。

“小丫啊,快到海边了呢。”

在我的西边,一间草屋的门口,一位妇女跳起来了,她跳了又跳,她下面的黑洞在放电,将洞壁照亮了。那些洞壁上有些图案,都很模糊,像是地层的变动自然形成的,它们有规律地排列着。女人每跳一下,其中一个图案就发一下光。啊,那好像是鸟!难道鸟原先是生活在地下的?我记不清了。现在,所有这些女人全跳起来了,他们下面的黑洞被强大的电光照得雪亮。我看到壁上的鸟们都在原处扇动翅膀,这些白色的鸟,它们多么不甘寂寞啊。与此同时,我被地壳的震动影响了,我感到我脚下的根基在松动——左、右——左右……不,我没有倒下,我站住了!林小丫和她父亲一齐停下脚步看着我,他们吃惊地张着嘴。

“刚才我差点倒下了,爹爹。幸亏我的脚有这么大。您瞧,太阳!要是我在阳光里消失了,您可不要伤心啊。”林小丫说。

看来小姑娘将我当做她自己了,她真古怪。看她爹爹怎么说。

“怎么会伤心呢,高兴都高兴不过来呢。”爹爹一撇嘴,说道。

他俩继续低着头在绕圈子。阳光照在林小丫的脸上,那张脸又变得十分

幼嫩了。她脱下棉帽，张嘴哈气，她哈出的气在空中形成鸟的图案，一只，又一只。我的细腿在抖，我为什么这么激动？是因为她就是我吗？那位父亲也很高兴，但是他表达自己的高兴的方式很奇特，他恶狠狠地扬着拳头，像要同什么人搏斗一样。我还看见前方有一个人，他那么兴奋，一下就跳到了半空，他落不下来了。他想飞，笨拙地划动双臂，可是有个小男孩将身体吊在他的腿上，男孩用力向下蹬。啪的一声，两人一齐落在雪地上。他们抱头痛哭。

人们一停止跳动，下面的黑洞就缩小了，鸟儿也消失了。他们看上去那么怕冷，他们缩头缩脑地回屋里去了。我听见有人在屋里哭。这些是爱哭的人，同我记忆中的人们不太一样。林小丫跑过来抱住我时，我害怕极了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会融化——她身体里头热力四射。她抱着我晃了一晃，我感到自己的脚都要离地了。啊，她会不会摧垮我？！她朝着我的头部应该在的地方吻了一下，我想象中的胸膛里便一阵“啪啪”作响。

“那个人已经快到海边了。”林小丫的父亲说。

林小丫松开我，又去想她的心事。他俩踏出的这个圆圈显出了黑色的泥土，我的同胞在他们脚下化成了水，又流到旁边结成了冰。想想看，这父女俩有多大的热力。

我无意中往周围扫了一眼，发现雪地里已经立起了三个雪罗汉，他们都有着细细的腿，笨重的身体，远看像白蘑菇。这是周围那些邻居塑起来的，有一个人还站在他的作品面前发愣呢。当我看见那三个同类时，他们也变成了我。现在我面对这个倒霉的家伙了，他正在将自己的头往雪地上撞击，他是想撞掉自己的头吗？我没有头部，我体会不到他的苦恼。

林小丫惊讶地停下来，打量我的四个身体，我听到她在说：“雪蘑菇，雪蘑菇……爹爹啊！”

我不知道这父女俩是高兴还是悲伤，他们的情绪越来越难以捉摸了。

屋檐边，我的一些同胞正在融化，滴答，滴答，声音将我带到诞生时的喜悦之中。那时在空中，一片白晃晃的，后来……后来林小丫就来了。我记起来了，林小丫塑我的时候，她父亲那双眼睛在小屋窗口那里闪闪发光，如同两只巨型蓝色鹰眼。现在我成四个了，他的目光反而暗淡下去了。当北边又出现一个我时，这位男子的身影就变模糊了。我真想去抚摸几下这个影子，可是我

动不了。

哈，我成了五个！新的这个我是突然出现的，我只有一条细腿，眼看就要被风吹倒，可是我立住了。啊，我胸膛里头在怎样地震动啊，就像风暴……塑我的那位男子已经走远了，然而我还听得到他那悲喜交加的啜泣。我是用脚跟听到的。这个人，他是一名锁匠，他最擅长于做一种心形的锁，他将做好的产品挂在屋檐下展示。现在，我在胸膛里的风暴中目送他远走他乡。

我还在增长，六个、七个、八个……林小丫目瞪口呆地站在我当中，她的身影也正在变得模糊。许多个我又一次回到夜里的情景之中——那时，我还是散漫的雪花，我在空中尽情飘荡，完全没有成形后的那种绝望感和恐怖感。也许，是林小丫和她那阴沉的父亲在睡梦中听到了我那自由的歌声？她冒冒失失地从屋里冲出来，凭着残存的记忆塑出了第一个雪罗汉，从那时起便将自己的命运同我连在一起了。现在，她目睹了我在她周围生长和增殖之后，她自己反倒要消失了。我成了我们，我们这些细腿的蘑菇晃动得多么厉害啊！

天上并没有风，只有那个孤零零的太阳。

我成了庞大的蘑菇群。将我塑出来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，而我们留在原地。我看到了那种奇观：无底的巨大黑洞之上有一层薄薄的地壳，那些造型古怪的雪罗汉以不为人所理解的方式在地壳上扎根。“吱呀，吱呀，吱呀……”这是我们，也就是我摇晃时发出的声音。我不由自主地在摇晃。为什么要有腿？是为了可以摇晃啊。我在延伸，向那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天边延伸。总有些神出鬼没的人又塑出两三个我，然后他们就分别独自远行了。天地间是因为有了我这种异物，才显得如此壮观的吗？

林小丫，林小丫，这是你的初衷吗？我不知道。

每当我沉思之际，街对面平房的小窗就打开了。女人的头伸出来，朝街道两端张望几下，上半身倚在窗台上了。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女人，就像从古代仕女图上剪下的人儿一般。简陋的门窗、破败的屋檐陪衬着画一般的女人，将我的思绪带到我还未出生的那个年代。据说那时的物质生活是极其清贫的，然而却有美人。美人不食人间烟火，一队队从大街上游过，脚不沾地，早起的居民都有幸目睹她们倩影，那种古风的裙衫飘带，令每个人心旌摇荡。

我观察着对面的陌生女人，思忖着：这位女郎是不是美人呢？她是上个月搬来的。此前，对面那一排平房都是空房，主人十年前就离开了，房里放着一些不值钱的古董——花瓶茶壶之类，都是粗货。没有人发现她是如何进屋的，我第一次看见她时，她就像这样倚在窗台上，她的模样使我整整一天心神不定。她太不像这里的人了，我也说不出她像哪里的人——除了古代仕女图上的那些女人。这样的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她是否有家产？靠什么为生？同房主人是什么样的关系？这些俗而又俗的问题同她实在是不相称，但我还是想找一个人来问一问。

白天里昏头昏脑地上班，如在河中随波逐流，



美人